



岁月留声

上小学一年级那年的一个星期天,我做完作业,闲来无事,便约上了两个玩伴儿大军、小亮玩耍。那时我家的后院很大,种了许多榆树、桐树、杨树,杨树上搭了3个喜鹊窝,几只喜鹊每天在树上“叽叽喳喳”欢叫个不停。当时农村有句谚语:“喜鹊叫,喜事到,好事儿要来到。”这群喜鹊在我家后院的树上天天欢叫,也没见我们家有啥事儿、好事儿。奶奶却对此深信不疑。她怕我淘气起来用弹弓打喜鹊,就经常嘱咐我说:“喜鹊是吉祥鸟,可不敢拿弹弓打它。”我嘴里答应着,心里却认为那是迷信。有时写作业时,还嫌它们聒噪,影响我写作业时的心情。

那天下午,我们3个小伙伴玩了一会儿玻璃球,觉得没意思,正在想着再玩点别的,恰好喜鹊“喳喳”地叫了起来,此起彼伏,好像在开会讨论什么似的。我突然有了个想法:掏鸟窝!我把想法一说,两个玩伴同时叫好。我作了任务分工,我去前院拿个洗脸盆,让小亮敲盆大喊,把喜鹊惊跑,我和大军每人一棵树上上去掏鸟窝。脸盆拿每人,大军兴奋地大叫:“这里有仁光肚幼鸟!”我也大声喊:“我这里也有4颗鸟蛋!”树下的小亮喊:“拿来,拿来,装兜里都拿来!”这时,飞走的喜鹊忽然又飞了回来,“嘎嘎”怪叫着一只接一只向树上的我俩俯

喜鹊的报复

浮生(新乡市)

冲了过来,冲到我俩头顶“嘎”地大叫一声,惊得我一缩脖子。随后它们又掉头俯冲过来,一个个都是拼命的架势,吓得我头皮发麻,手心冒汗。下面的小亮拼命地敲盆也不管用,他大喊:“快下来,快下来,它们发疯了!”大军探手抓了一只幼鸟放进口袋,又抓了一只放进另一个口袋。抓第三只时,他一个不留神,那只幼鸟一扑腾,就直直地从树上掉了下去。“不好,掉下去了!”同学大叫。只听“啪”一声,那只幼鸟摔到地上,登时内脏破裂,鼻口流血,惨不忍睹。我把那4颗鸟蛋装进口袋,赶紧溜下树来,找个树枝挖个小坑儿把鸟窝埋了。大军也赶紧溜了下来,抹着头上的汗说:“快走,快走,这群喜鹊疯了!”我们一溜儿小跑来到前院,大军从口袋里掏出那两只幼鸟放在小木桌上。那两只幼鸟挤在一起,头顶、翅膀上刚刚长出一点点细羽,身体的其他地方都是光的,大头、细脖、大肚子,瞪着惊恐万分的眼睛,嘴巴一张一张,想叫又发不出声,又像是饿了张嘴要吃的似的。我们找了馒头,掰成小块喂它们,它们也不吃。找了小半碗水来喂它们,它们也不喝。大军说:“不吃也不喝,怕两天也活不了。”我突然一拍脑门:“虫子,小鸟得喂虫子。”可上哪去弄虫子啊?我们都犯了愁。商量来商量去,最后决定还是送回窝里去,让老鸟喂它们。我找了个布衫,把头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,只露两只眼睛,把两只幼鸟装在左右口袋里,大军、小亮也跟着来到后院,在树下给我壮胆儿。此时树上的那几只喜鹊,在树枝上蹦来跳去,“嘎嘎”大叫,显然是快急死了。见我们3个又

来了,立即发动了攻击,向我们3个发起了凶猛无比的俯冲,大有要吃了我们的架势。我们故伎重施,又猛敲脸盆,大喊大叫,可这次却不管用了,喜鹊们毫不畏惧,依然猛烈俯冲攻击我们,大有玉石俱焚的架势。我只得硬着头皮,在它们的轮番攻击下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去。到了大军掏鸟窝的地方,我小心翼翼地口袋里掏出幼鸟轻轻地放进鸟窝,在几只喜鹊的轮番攻击中,狼狈不堪地从树上溜了下来,喊了一声:“快跑!”我们3个向前院抱头鼠窜,身后传来喜鹊更加撕心裂肺的叫声。惊魂过后,在大军的建议下,那4颗喜鹊蛋被我们用火烤熟了蘸着盐巴解决了。

我们3个的行动是在大人都不干活的时候进行的,除了我们仨,别人并不知道。我们仨心想,这事儿谁也不知道,两天就过去了。谁知第二天早上就出现麻烦了。那时四叔四婶刚结婚半年,他们俩住在后院的新房里,第二天早上起床洗脸去前院吃饭,喜鹊突然对他俩发动了“空袭”。他俩在前面走着,喜鹊突然俯冲过去,把他们脑后“嘎”地大叫一声,四叔吓得猛一哆嗦,四婶吓得差点摔倒在地。吃饭时,四叔四婶把情况一说,奶奶就拿眼睛看我。我嘟囔囔囔说:“妈,你老瞅我干啥,我又没拿弹弓打它们。”母亲放下手里的碗,正色道:“这么长时间一直都没啥事儿,昨天下午,大人都下地干活了,就你一个人在家,今天早上就有了这事儿,不是你还会是谁?说到底咋回事?”大哥、二哥也都拿眼睛盯着我,我感觉他们看我的眼睛都带着钉子。我心底发虚,嘴巴却还硬硬:

“你们都看我干啥玩意儿,我哪知道啊!”但,很明显,我的底气不足。奶奶说:“吃饭吧,都别说了。”我心想,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

可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,不论是谁,只要从那几棵树下经过,喜鹊都要发动“空袭”。我经过时,它们攻击得更加猛烈,吓得我很长时间不敢再去后院。邻居也开始议论纷纷,终于这事儿传到了父亲耳朵里。一天早饭后,我胡乱吃了几口,拎起书包就往外走,“站住!”父亲喊道。我一向惧怕父亲,加上喜鹊攻击人愈演愈烈,听到父亲喊我,心中先自虚了半截。“我问你,喜鹊近来接二连三攻击人,到底咋回事,是不是你惹的事儿?”父亲声音不高,于我却如同打雷。从我记事起,父亲从不动手打孩子,只有母亲急时,才会打几下屁股,但我们弟兄4个都从心里惧怕父亲。我不敢狡辩,嘴上也没有承认,只是低眉顺眼地站在那里一个劲地揉搓衣角。父亲已看出了大概,眼看我已是心中惧怕,只是不敢承认,便一字一顿厉声说道:“下不为例,你记住了没有?”我偷偷瞄了一眼父亲,赶紧“哦”了一声说:“记住了。”父亲这才放我上学。

喜鹊攻击人的事一直持续了两个来月,才渐渐停下。这件事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教训,也引发了我很多的思考:喜鹊攻击人,主要是我们杀死了它们的孩子,它们才疯狂地报复攻击人类。它们本来对人类毫无伤害,我们毁坏了他们的家园,它们能不反击吗?这,也许就是“人不犯我,我不犯人;人若犯我,我必犯人”吧。鸟尚如此,何况人乎!何况国乎!



艺苑短波

安庆首部长篇儿童小说出版发行

本报讯 近日,我市作家安庆的首部长篇儿童小说《月亮女孩》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,并面向全国发行。

安庆曾多次深入乡村和学校走访了解留守儿童的生活学习情况,这部小说是他几年前深入生活的收获。《月亮女孩》描写了一个山村女孩的成长、学习经历,是关于家庭、挫折、爱与温暖以及老师、学生和山村小学的故事,在曲折的叙事中描摹了美好的人性,将顽强的女孩、敬业的老师、质朴的山民刻画得生动感人,是一部具有独特

视角和独到价值的乡村儿童题材长篇小说。

同时,安庆的另一部长篇小说《岸》入选河南省重点文艺创作项目。《岸》近20万字,是一部书写时代变迁、描摹山乡巨变的长篇小说,内容贯穿改革开放、新时代脱贫攻坚、美丽乡村建设等。

据悉,河南省2024年度重点文艺创作项目包括图书、戏剧、电影、电视剧、音乐等,其中图书类全省入选12部。(文讯)



亲情低诉

送碗饭

任厚忠(新乡市)

妈妈掌管着全家10多口人的吃喝拉撒,一天从早到晚围着锅台转,该几点起床、几点做饭,她心中有数。要是哪天做了顿好饭,比如肉菜、扁食、羊肉小米焖饭等,她都比平常提前一会儿做好,等我回来。第一碗饭先盛给爷爷奶奶,即使分了家,不在一块儿居住了(我家与爷爷家相距有半里地),这规矩也从没有被打破。

那个年代,一年之中能吃上两顿肉菜是一种奢望。既然吃了,就得给老人送一碗,自己少吃一口无所谓。一碗饭是一碗情,更是一碗孝心。妈妈把肉菜盛满碗,用毛巾蒙着交给我,叮嘱道:路上小心,别绊倒了,打了碗,撒了饭菜。我很乐意给老人送饭,每次都是满口应承着跑出了家门。如果送的是肉菜,就用小盆盛,再拿两个蒸馍,用荆篮挑着,一路上喜眉笑眼地迈着轻快的步伐往爷爷家小跑。走慢了,害怕饭凉了;送迟了,担心爷爷奶奶吃过饭。我当时六七岁,胖乎乎的,双手端着饭碗走在大街上,神气十足,洋洋得意,觉得自己做了件光彩的事,值得炫耀的事。碰见了大爷大娘、叔叔婶婶,他们总爱拦着我逗我玩,非要看看送的是啥好吃的。我总是让,他们一边笑着,一边强行搂着我走不走。我怕饭撒了,就撩开毛巾让他们看。如果碗里撒的是饺子,他们就顺手捏一个尝尝。我无奈,但不恼,冲着他们笑笑。他们夸我懂事,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。进了爷爷家的小院,我迫不及待地喊道:“爷爷奶奶,我妈让给您送碗饭!”听到喊声,奶奶总是快步出来,而爷爷老是慢半拍。奶奶接过碗或荆篮,高兴得合不拢嘴。“你们好不容易吃顿肉菜,还想着我们。”我说:“妈妈说,孝敬老人就是拜佛。”她去碗筐里拿来自家的碗,把我碗里的饺子。爷爷拉开抽屉,抓两碗水果糖塞进我兜里,算是奖赏。我拿着空碗箭一样飞出了院子。奶奶踮着小脚追不上,大声喊着:“慢点跑,不要慌,小心摔倒了。”

每年的元宵节、二月二、五月初五、中秋、春节等节气,家里改善生活了,妈妈就支使我给爷爷奶奶送碗饭。倘若我不在家,就由姐姐或妹妹送,再后来是弟弟送,年复一年,风霜雨雪从不间断。如果在平常的日子里做了顿羊肉焖饭,也要给爷爷奶奶送。最难总是过年。大年三十中午送一碗肉烩菜,晚上和正月初一的早上送一碗扁食。大年三十晚上,山上下大雪,我清晨去送扁食时,不知摔倒了多少次。奶奶看到我浑身是雪,手脚冰凉,就把我搂在怀里,捂得我心里热乎乎的。后来,妈妈改了规矩,就是在大年三十的中午,早早地把我奶奶请到家,一块儿过年,接受儿孙们的祝福。全家男女老少齐聚一堂,围着火箱取暖,有说有笑,其乐融融。妈妈的做法使爷爷奶奶很自豪,也成了他们炫耀的资本,逢人便说孩子们孝顺、懂事,传得三里



乡情乡韵

我的村庄

张小超(原阳县)

我的村庄,它没有城市的高楼大厦,却有整齐的街道。一排排整齐的花园别墅,院内花花草草,再圈养几只鸡鸭,也别有一番风味。

我的村庄,它不如城市繁华,但也有热闹的商业街,吃的喝的用的什么都有,今年又开设了大超市,村民买东西更方便了。

我的村庄,规模没法跟城市相比,但在镇上也不算小,有1800多名村民,村中有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,还有诊所,家家有小别墅、小汽车,生活富足安康。

我的村庄,它虽不及城市工业发达,却是当地唯一一个设在村里的县



诗林折枝

诗三首

董美华(辉县市)

一
蜜蜂冲我的手机摆了个pose
从此,它就把自己画在了我心里

二
一定要送菊花吗
我要栽上一棵红梅
柴米,小炊,苦咸,忧思,以及有为无为且不影响我心里最重要的位置给您敬重,荣耀
恳请附带一个优雅的生命延续

三
一不留神,羞愧小孩儿溜了出来
焦虑、烦躁、忐忑、耻辱……
主人的脸成了调色板
低下头,雕塑代言
二次元的期待?无果的因?失真的虚幻?

砸掉门窗去冒险
所有的“编码”给宇宙接管
太虚眼里,是光升起的地方



四季风铃

元代郑允端在《豆腐赞》中曰:“种豆南山下,风霜老莢鲜。磨磨流玉乳,煎煮结清浆。色比土酥净,香逾石髓坚。味之有余美,五食勿与传。”这首诗不但赞美了豆腐的纯净与美味,而且表达了诗人对豆腐的喜爱之情。宋代苏东坡留下了“煮豆作乳脂为酥,高烧油烛蒸蜜酒”的诗句,南宋朱熹也有“种豆豉苗稀,力竭心已腐。早知淮南米,安坐获泉布”的诗句……古往今来,诗人写下的称赞豆腐的诗篇,有的通过描写种豆过程,间接表达豆腐的制作并非一件易事,有的生动描绘出了豆腐的制作工艺,有的刻画出了众人乐道的食用豆腐场景,还有的从不同角度赞美了豆腐的多姿多彩。由此可见,豆腐在我国传统饮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。

也难怪,千百年来,流传在山乡村野的春节谚语中,总是缺少不了世人钟情的豆腐。

腊八粥,熬几天,哩哩啦啦二十三。二十三,糖瓜粘;二十四,扫房子;二十五,磨豆腐;二十六,去糊儿;二十七,杀公鸡;二十八,把面发;二十九,蒸馒头;三十,捏皮。除夕的饺子年年有,三十晚上玩一宿,大年初一扭一扭。小时候,这些倒背如流,历久弥新的春节谚语,记载着的耳濡目染的迎新新年、欢度佳节的情景,一进入腊月就纷至沓来。

快要过年了,对于我们这些平时几乎与荤腥无缘的孩童来说,老是兴奋得手舞足蹈,走东串西戏耍个没完没了。一直觉得,天底下再也没有比过年让我们心花怒放的事了,再也没有比这几天更快乐的时候。



往事如烟

故乡的萝卜丸子

李乐岩(封丘县)

凡菜蔬,皆有时令,要不怎么会有“冬吃萝卜夏吃姜”一说呢。当严寒的气息降临时,在北中原,人们的饮食里总是离不开萝卜。

进入冬季,气候干燥,而萝卜又有润肺去火的功效。在这样的季节里,家里更是离不开那香气四溢的炸丸子和暖心的丸子汤。

每年入冬以后,人们总是按照传统的习惯喜欢在家里储藏萝卜。萝卜做法很多,腌萝卜、炒萝卜、炸萝卜。而我最得意的,便是祖父炸的萝卜丸子。

既然是炸丸子,面粉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原料,但炸萝卜丸子所用的面粉并非普通的白面,而是绿豆面,因此人们常常称之为“绿豆面丸子”。萝卜丸子好吃却不好做。祖父告诉我:将洗净的萝卜切成细丝,放入盆中,加入适当比例的绿豆面,再加入盐、鸡精、五香粉等调料,搅拌均匀后让其醒发。待油温达到六成热时,将醒发好的萝卜丝面团下锅炸。



故乡的萝卜丸子

炸萝卜丸子

李乐岩(封丘县)

炸萝卜丸子不仅考验着食材的搭配比例,更是一门需要精心掌控火候的手艺。油温的高低、炸制时间的长短,稍有偏差,丸子的口感就会大打折扣。祖父曾多次向我传授炸丸子的经验:炸丸子的时候需要不断翻动,使丸子受热均匀,才能炸出金黄酥脆的外皮。然而,每次我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。原因很简单,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,并没有付诸实践。

在我的记忆中,每当丸子炸好之后,祖父还没有放在筐子里,就被我和弟弟抢跑了。吃得着急的话,嘴唇烫伤和噎着喉咙再正常不过了。只是祖父的炸丸子实在太过美味,外表酥脆,内里却柔软而富有弹性,一口下去,我们的味蕾瞬间被唤醒,这时祖父边炸丸子边笑着说:“慢点吃,多着呢,没人跟你抢,一会儿再给你们烧个丸子汤。”

相比于炸丸子,烧丸子汤要简单得多。做的时候只需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水,待水沸腾后,再慢慢投入



炸萝卜丸子

丸子,并加入盐、香醋、香菜以及葱花等作料,继续煮沸两三分钟即可出锅。这样烧出的丸子汤口感鲜美,汤汁浓郁,既可以当作主食,也可以作为汤品。丸子汤端上餐桌后,我和弟弟总是贪得无厌,即使刚刚已经饱了肚子,还是总是挑最大的碗去盛,笑着说喝碗丸子汤暖暖胃。

在那些寒冷的冬日里,炸丸子和丸子汤成了家里不可或缺的美味。每当全家人围坐在一起,品尝着祖父亲手制作的萝卜丸子,喝着热腾腾的丸子汤,那种温馨与满足的感觉便油然而生。那种味道,那种情感,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中,成为我无论走到哪里都难以忘怀的故乡味道。

有人说,我们总是善于用食物来缩短自己与故乡的距离。这句话对于我而言,深有同感。步入大学,身在他乡,每年冬天,我总是时不时地想起那碗热腾腾的丸子汤和祖父慈祥的笑容。



腊月豆腐香

刘传俊(郑州市)

光了。一过年,就可以穿新衣服了,就可以天天闻到扑鼻香的年味了,平常寂静的村庄就被热闹的氛围簇拥了。

每家每户用黄背草或麦秸秆修缮的厨房一端,都耸立着一个烟囱,当灰白色烟气从烟囱里冒出来撒欢的时候,过年的各种香味就不约而同聚拢在一起,从既简陋又朴实的农家院里飘出来,尽情地任天地之间弄挥洒。

那一段,村小学放了寒假,我们整天闻着年味儿满村庄疯玩。疯跑腻了,别出心裁相约到村西寨外的晒场上推铁环、抽陀螺。忽然,我们在晒场上闻到了另一种香——豆腐香。扭头望去,这香原来是从临时搭建在晒场北边的豆腐坊里弥漫过来的。我情不自禁地想到过年时,有扑棱叶子的菠菜、鲜嫩豆腐配五花肉烹饪出来的这道菜肴,那真叫一个香!引诱得我简直要垂涎三尺,迫不及待地想立刻品尝到这般地道的乡村特色美食来。

晒场北边有两间相通的场房,一间用于存放粮种和储备粮,一间用于存放桑秧、推板等打场的农具。场房西头,年前临时搭建了这间稍大一点的简易豆腐坊。磨黄豆的一盘石磨,露天支在豆腐坊南面。磨豆腐需要的水较多,而且仅隔一条寨沟的村庄最西边,正好是一口饮水井,两地相距较近,挑来担去十分便捷。

晒场北边,从早到晚,豆腐坊里总是热气腾腾,说笑声不断,甚至通宵达旦。朦朦胧胧的雾气中,常常晃动着来往忙碌的身影。有人在屋外转圈推着石磨上的木杆子,磨碎泡得胖乎乎的黄



豆腐

豆粒,有人在房内制作豆腐。

这野外的豆腐坊,仿佛是一个诱惑力十足的集散地,不知道曾有多少人来来去去。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,数不清究竟有多少人方圆送去了温暖、喜悦和年味。

方圆三里五乡,我们这个自然村是个大村。村里不但有磨豆腐的齐全器物,还有一帮技艺娴熟的做豆腐“能人”。因之,当年前把豆腐坊搭建起来时,这道豆腐坊格外引人注目,成了亮丽景点,招惹得周围村人无不奔走相告。

腊月天里,辽阔的原野一片寂然,没有了高高低低的农作物遮挡,看到的是泛着绿光的青青麦苗,一眼能望几十里地远。阡陌纵横的小路上,行走着背柴火、黄豆的农人云集到豆腐坊里,而后带回家的是柔和光泽中透露出淡白色、美玉晶莹剔透的成品豆腐。这豆腐原汁原味、原色原香,浓郁的黄豆香和滑润的豆腐达成了完美结合,仿佛在口腔中会绽放独特魅力似的,入口即化,瞥一眼便不能自已。

柴火和黄豆是按一定比例搭配好送来的。磨豆腐不收一分钱,只为将豆渣留下喂养集体的耕牛。用碎麦秸喂耕牛时,将泡了豆腐渣的料水往石牛槽里泼几勺勺,耕牛就摇头晃脑、狼吞虎咽吃将起来,也顾不上挑剔。

磨豆腐是有讲究的。黄豆浸泡多长时间,磨出豆浆后怎样过滤豆渣、过滤后的豆浆在大灶上烧煮沸腾多久、慢慢搅拌时加入多少石膏或者卤水……都需一丝不苟。豆浆煮好后盛入底部铺了四方稀白布单子的竹箕里,露出来的白布,对折一包裹,上面压一块



豆腐

木板,最后又在木板上再压一重物挤水……这一个步骤,都是事先规划好了的,以确保辛苦了一年的农人多吃二两热豆腐。

豆腐如今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通食品,因其营养丰富,被美誉为植物肉。这一餐桌上虽司空见惯的菜肴,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可是稀罕物,豆腐香是我们抹不掉的记忆。豆腐也叫作水豆腐,具有清热润燥、补血养颜、强壮骨骼诸多功效。豆腐寓意“多福”,过年了,谁家不多买几斤煎炸炒炖小葱拌豆腐,调剂一下生活,换一换胃口?

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,踏地的声音也越来越密集而清脆响亮了,抓紧时间上街置办年货去。街头闻听一声“豆腐,热豆腐”,儿时吮吸过的豆腐香俄顷扑鼻而至,令人神怡心醉。

故乡晒场的豆腐坊里,那次轮到我家磨豆腐了,父亲将过滤后煮沸腾了的豆浆盛了一碗,添加了食盐和切碎的蒜苗递给我,让我趁热喝下肚取暖。那一碗色如凝脂、质地细腻、滋味鲜美的半成品“豆腐脑”,想不到在这个腊月又端到了我的面前,碗里氤氲出的愈发浓烈的乡愁和淡淡的幽香,让我回味无穷。



榴花